

10724/46



白海邊的戰鬥

819
242

白海邊的戰鬥

文匯書局叢書



上海華光書局出版

一九五五

213086

ЕВГЕНИЙ КОКОВИН
ДЕТСТВО
В СОЛОМБАЛЕ
ДЛЕТИЗ, 1951.

白海邊的戰鬥(高)

原著者 [蘇]葉 • 科 科 維
翻譯者 魏 青 劉烈光
校訂者 程 爾 民
出版者 華 光 書 局
上海北京西路八四七號
印刷者 大 新 印 刷 廠
上海西藏北路二五一弄一三號
經售者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五四年十一月初版 •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1/28 印張 6 1/7

字數 101,5 千 * 定價 7,000 元

印數 0001—4000 冊

目次

再見吧，爸爸	一
海員的命運	一
祖父	一
索倫巴拉	一八
春天	三一
捕魚	三六
暴風雨	四一
我們找尋銀箱	五〇
他們來幹嗎	五五
柯斯佳打算逃跑	六三
奧爾里柯夫家逍遙快樂	七〇
兩個擦汽鍋的人	七六
開放金格斯頓門	八六

柯斯佳的祕密·····	九二
不幸的事件·····	九七
小汽船上的機械匠·····	一〇六
冬天·····	一一一
探求財寶·····	一二一
船舶墓地·····	一二六
在露天·····	一三三
找到了·····	一三八
有了武器·····	一四五
在地窖中·····	一五二
蘇維埃萬歲·····	一六一

再見吧，爸爸

我們的街，在索倫巴拉的郊外，是靜靜的、荒涼的。夏天，路中央的蒲公英開着花朵。狗在門口曬太陽。難得有些運貨馬車一陣陣突破街上的沉寂。

下過大雨，一大片的水窪，映出了整個街道的房屋、圍牆、樹木和蔚藍色的高空。我們把自製的有紙帆的小船，試作遙遠的航行。

春汛時期，孩子們乘了小船和木筏，沿街划來划去。

這條街是從索倫巴耳卡小河的岸邊開始的。在街上那些木頂的小屋中間，聳起一座魚商奧爾里柯夫的兩層樓房子。我們的家就在奧爾里柯夫房子的樓下。

我爸爸是小船「聖奧里迦」號的船員。他在北極航行時犧牲了。

我們送爸爸起程的那一天，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七月天。港口裏，甚至是岸邊也又熱又悶。炎熱的太陽把多塵的石子道路晒得發燙。搬運工人的臉上汗涔涔的。河面連一絲波紋都不起。在熱騰騰的空氣裏，有強烈的海豹油脂氣和鹹鱈魚的氣味。

出發遠行的船舶是怎樣裝貨的，你們見過嗎？

搬運工人在碼頭上的一堆袋子旁熙熙攘攘忙了一會之後，突然傳來了尖銳的喊聲：

「維爾——拉！」這意思是：「升起來！」

於是，起重機一眨眼工夫在蒙着蒸汽的甲板上靈活地軌軌響起來，起重機緊，真有點害怕：萬一受不了，斷了呢！其實，一點也不用擔心！幾袋麵粉吊在鋼索上說，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我還見過整隻拖駁汽船像玩具般的吊在鋼索上呢！

一袋袋的麵粉被鋼索緊緊地結成一捆，輕鬆地從碼頭的鋪板上吊起，那時，起重機已經不再小聲小氣，却隆隆地發響，好像在生那笨重貨物的氣。全身黏滿麵粉的搬運工人，托住麵粉包，小心翼翼地把它向船邊拖去。

「再過來一些！」一個裝卸老工人嚷着說，「升高一點！」「放下一些！」

一捆麵粉包在甲板上空盪了盪，慢慢地放到船艙裏去了。

有時候，甲板上空吊着鼓形的大桶，粗柳條編成的圓筐，甚至活生生的母牛也有。一個舵手無精打彩地監視着裝貨，他穿了一套藍制服，藍制服上的鈕扣反射着陽光。寬大的帆布手套跟他華麗的衣服完全不相稱；跟他漂亮的制服帽上耀光的鐵錨徽比起來，更加不相稱了。大家都知道，所有商船的船長、舵手和機械師都可以戴這種制服帽的，可是不知為什麼好多海員都不喜歡戴制服帽，而喜歡戴普通的帽子。

這個，我覺得非常奇怪，他們都是怪癖的人吧！索倫巴拉每個孩子正因為這頂制服帽在打算做海員呢！

堆滿繃裝〔註〕的「聖奧里迦」號，使我很感興趣。雖然它跟泊在旁邊的那些同時裝貨的出洋大輪船比起來，顯得太微小了。可是，如果小朋友們分爲兩隊鬧着玩的時候，別人問我：「小隊長，小隊長！你要那一艘？」『伊爾狄西』呢還是『聖奧里迦』？』我就毫不猶疑地挑選「聖奧里迦」。

「伊爾狄西」號——是一艘非常華麗、十分巨大的出洋輪船。「聖奧里迦」號——是一艘捕魚用的小帆船。可是有什麼關係呢？我當然挑選「聖奧里迦」號。首先，「聖奧里迦」號這艘年老而堅固的小船，單靠它的外貌，它高高的桅檣，緊緊捲起的風帆和縱橫交錯不可思議的繩索，立刻就能激動孩子們的想像力。其次，我們知道在小船和帆船上航行的海員是最勇敢、最不顧一切、最有經驗的海員。第三，這也是主要的原因，我的爸爸就在「聖奧里迦」號上航行。

幾隻拖雪橇的毛茸茸的狗，豎起兩隻尖耳朵，在「聖奧里迦」號的甲板上汪汪地叫着。海員們戴着雨帽，穿了帆布衣服，用油布把艙口蓋好，把小艇扣住。一面嵌着藍色四角形的白旗——開船的信號旗，已經掛在桅桿上。開船前的一切工作都準備好了。

我記得：爸爸在那天很快活，話也特別多。他年紀還輕，沒有鬍鬚，他有一副淡藍色的眼睛和平直而光亮的頭髮。

〔註〕繃裝——船上用的繩索器具。

我爸爸平常是很沉默的。

「尼占拉，誰也擠不出你半句話來。」媽媽常常跟他說，「真像一隻狗熊！」爸爸面紅耳赤，笑了笑，也不搭腔。其實，他是很和藹的，一點也不像狗熊。

離岸前，他跟其他海員一起在酒館裏喝酒，因此，他本來不喜歡多說話的個性消失了。

爸爸好幾次沿着扶梯跑到碼頭上來看我們。媽媽低聲地哭泣着。

「達尼霞！」爸爸安慰她，「我明年回來，掙了許多錢，以後可以不再航海了。到那時，我們就有好日子過啦！你照顧兒子……再見吧！秦卡！……」

爸爸說：「我們將來有好日子過啦！」這句話，我牢牢地記在心頭。

當梯子移開的時候，海員們的妻子在岸上哭哭嚷嚷，小孩子驚慌地拉着媽媽的裙角，尖聲號叫。

三次嗚嗚嗚的汽笛聲，帶來了莫大的苦痛和慌亂。

「聖奧里迦」號解了纜，離了碼頭，沿着北德維那河〔註〕慢慢地順流而下，向海上航去了。

送行的人站在岸上，老是望着「聖奧里迦」號，直望到它拐了個彎，看不見了爲

〔註〕北德維那河——是蘇聯西北部的大河，合維奇達河和蘇卡那河二源，注入白海。

止。

……我們回到家裏。接着，爺爺也回來了。他不知在哪兒喝了酒，拐着他的木脚搖搖欲墮。他扶着圍牆，從院子裏走來。爺爺在不喝醉的時候，從來不訴苦的。可是酒却能使他逢人就傾吐悲傷。

「『聖奧里迦』號開去了，我却留下……達尼霞，我在這兒幹什麼呢？這兒對海員來說，是很悶的。該死的海！達尼霞，你別傷心，尼古拉會回來的。」爺爺用拐杖敲敲他的木脚，「我們一輩子咒罵着海，可是沒有海我們又算得什麼呢！唉，我現在拐了這條假腿有什麼用呢？只能在岸上用撈鉤攪河水而已。我的爸爸航海一直航到七十歲，結果連骸骨都葬在海底……」

媽媽安排爺爺睡覺，可是爺爺依舊喋喋不休，他講講他的生平，罵罵海，同時又訴訴苦，說他不再在海上漂泊了。

安特列〔註〕年青時在白海灣裏佈過捕魚的器具；用撈鉤在冰塊上打過海豹；在遠行的船上工作過，曾經到過許多外國港口。然而他的年青時代已經過去了。

安特列經歷過許多苦難：死神有時在船舷的小洞裏窺張；有時在恐怖的暴風雨天氣

〔註〕 安特列——是本書主角泰卡的爺爺的名字。

裏隱沒在沙灘和多岩的岸邊。

可是，海員留在岸上沒有工作，也是不容易生活的，他爲了找工作，曾經在幾十艘帆船和輪船的扶梯上上下下。艱苦的生活迫得他對哥比〔註〕又敬重又仇恨。

他從小就在海浪上顛簸，對於海路很熟悉，他是個有經驗的老海員，想航行一輩子呢！可是，沒有腳的人船上用不着。爺爺害的普通風濕症轉變爲壞疽，於是不得不給他截掉一腿，這是他最悲痛的事情。

老海員經歷過二十來次的海難和船隻失事事件，可是他從來沒想到在未死之前就拋棄了海上的生涯，裝着一隻木腳在一蹣一拐地走路。

海員的命運

我們老是耐心地等候着爸爸回來。

在暴風雨的夜晚，媽媽不睡覺。她凝視着小燈，傾聽那狂風悽愴的呼嘯，在想念我的爸爸。

等到冬天一過，我們索倫巴耳卡小河裏的冰融化了，我每天問媽媽：

〔註〕哥比——貨幣名，一百個哥比等於一個盧布。

「媽，還有幾天？」

「快了，現在快了。」她回答。

爸爸回來的日子，家中把它看作節日，即使是短程的航行，也是一樣的。

他航海回來，帶來了海鱸或比目魚。媽媽就着手煮魚。隨後，爸爸給她錢，她就上商人謝里瓦諾夫的舖子去。如果付了謝里瓦諾夫的賬還有多餘的話，媽媽再給我買四分之一磅的薄荷糖——這是舖子裏最便宜的一種糖。有時候，她還買一串沒有光澤的，上面撒着大茴香的麵包圈給我。

爺爺也到那裏去走了一趟。他帶來一瓶伏特加〔註〕。他跟爸爸坐在桌邊，爸爸喝完了一杯酒，就開始談笑了。他從來不像我所看到的住在我們街上的其他海員喝醉了酒那樣地罵人。只有一次，因為船長不付加班工資，他把船長大罵一頓。那天，爸爸伏在桌上，把這首歌重覆地唱了很久：

海員的命運，是不上銀錢的苦役，

多麼艱難，多麼痛苦，

用血汗來爭取每一分錢，

告訴您，這就是海員的生涯。

〔註〕 伏特加——酒名，像我國的白乾。

爸爸留在家裏過夜的時候，真有點啊！這因為船在清理鍋爐，船員們在岸上值班。

黃昏時候，爸爸跟我一起坐在桌邊，用鉛筆畫一艘輪船給我看，輪船周圍的波浪和白皚皚的水泡像真的一樣；灰黑色的濃煙從輪船的煙囪裏冒出來，桅檣上扯着一面旗，這艘輪船當然在快速度地開着。

爸爸一面畫一面解釋：

「這是錨鏈孔，」於是在他船頭上畫了個像小眼睛似的小圓圈，「這是絞盤，這種機器可以起錨，這是暴風雨梯——用繩做的梯子……」

我就這樣根據爸爸的圖畫學習了船上的知識……

可是，過了一年，爸爸仍舊沒有回來，時間不停地過去，然而「聖奧里迦」的消息一點也沒有。

那時，跟德國的戰爭已經開始了，到處聽到我不瞭解的新語彙「動員」。我看見熟識的工人們，穿了士兵的軍大氅，開往前線去作戰。

報紙上，儘是軍事行動的消息，在「寰球畫報」雜誌上，我看見一幅諷刺德國皇帝威廉的漫畫，他戴着鋼盔，盔頂有一串果子，宛如尖塔，鬍鬚向上蹺起，好像刺刀，他的臉兒是兇暴的。

別人已經把「聖奧里迦」號海員們的親族都忘掉了。我媽到處打聽，寫信到彼得

「堡」去問，却沒有回音。據說，「聖奧里迦」號在白海灣裏被德國的潛水艇擊沉了。但是媽媽是不相信這種傳說的。於是從春天起，我們又天天地在等候爸爸回來。

秋天，有一個海員濱拉托諾夫從摩爾曼斯克〔註二〕到阿爾漢格爾斯克來〔註三〕。他說，他們的船救出了兩個「聖奧里迦」號的船員，這兩個船員是在新地島〔註四〕的北端離開阻塞在冰中的「聖奧里迦」號的。

「『聖奧里迦』號的情況確實很糟，」濱拉托諾夫坦白地說，「假如不派人去營救，他們就要完了。」

可是，當然誰也沒有去營救。

我和媽媽還是等着，媽媽每天替人家擦地板、洗內衣，這樣過了四個年頭。

〔註一〕彼得堡——今稱列寧格勒，位波羅的海東岸。帝俄彼得大帝於一七一三年正式遷都於此，故稱之為「彼得堡」。後改稱「彼得格勒」。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蘇聯人民為紀念其偉大的革命領袖，鄭重命名為列寧格勒。

〔註二〕摩爾曼斯克——在可拉半島上，因受大西洋暖流的影響，是個終年不凍港。有鐵路直通列寧格勒。漁業很盛，漁船都集於此。

〔註三〕阿爾漢格爾斯克——位北德維那河入白海口，現為蘇聯北部的要港，木材、亞麻、小麥等由此輸出者甚多。造船業頗發達。白海的捕鯨船，都以此為集中地。

〔註四〕新地島——在巴倫支海和迦拉海之間，和雅馬爾半島圍成迦拉海。

有一天，媽媽很晚才回來，跟爺爺說：

「沙皇被推翻了。」

「把他殺了嗎？」爺爺鎮靜地問。

「不知道，」媽媽說，「他們只說，仗不會再打下去了。」

「奶奶的話〔註〕。」爺爺笑了笑。

我當時不知道爺爺想起什麼奶奶不奶奶。可是他好像懂得這種情形：殺了一個沙皇，第二天新沙皇又會出現的。

我問爺爺，沙皇是哪兒來的呢？他又笑了笑，回答：

「長了脖子，還怕沒有人給你上頭輓嗎？」

「也許戰爭結束了，他們就去找尋『聖奧里迦』號了。」媽媽帶着希望說。

從前，爺爺老是安慰我媽媽，說，尼古拉一定會回來的，這次，他儘是搖頭，說：

「不，達尼霞，現在太遲了，找也沒有意思啦。」

媽媽哭起來了。我明白，我永遠不會看到我的爸爸了。

〔註〕這是一句成語，意思是「那很難說」。

祖父

星期日。早晨，用不着上學校去。

破舊的地下室屋簷下，掛着一個閃閃發光的大冰柱，在它尖端的二滴重甸甸的水珠也在閃爍着。

昨天外面瘋狂地刮着三月裏的暴風雪。到了傍晚，風轉變了，又靜又暖和，出人意外的春雨一滴滴地打在雪上。

黎明前，却又稍微有些凍結。

只有我們北方的春天，才能這樣任意地玩弄風和霧、雨和晨寒。

爺爺用手指彈彈風雨表的玻璃，咒罵着。風雨表上的針在劃分的度數上跳動。不過，隨便什麼天氣，對爺爺來說，反正都是一樣的。河上結着冰，小船在岸上，漁網掛在儲藏室裏的牆上，沒有地方可去。可是，爺爺發脾氣成了習慣。狹窄的房間和娘兒們在廚房裏院子裏講不完的廢話，都叫他討厭。他嚮往着水。

太陽打從鄰居的屋頂後面，帶着幾分驚訝的神色露了出來。微微的晨寒減弱了，只有有在陰處的水窪裏，還留着一些沒有溶化的冰塊。這支奇妙的冰柱，也還留在地下室的

屋簷下。

冰柱使我想起了我死去的奶奶華西麗莎所講的關於水晶宮的童話。也許這是兇惡的魔術家所玩弄的新花樣，把善良的年青人變成了冰柱吧？可是我也不憐惜這年青人，反正他仍舊會變做人的。

太陽昇到屋頂上空，燦爛地照耀着我們的整個院子。

我還沒來得及喝完一杯開水，我的朋友柯斯佳已經跑到我們的院子裏，他手裏拿了一根短棒，把棒在空中像推進機般地旋轉着。

呼——呼——呼！

冰柱被打碎了，碎得零零落落，銀光四射。好，柯斯佳你瞧着吧，今天我準會做件事情給你看看！

奶奶的童話已經全忘了。

爺爺把一口漁網張在房間裏，從一個屋角牽到另一個屋角。河流快要解凍了，也得

